





華陽洞藁卷之二



金壇張祥鳶著

序

贈觀察使麒山羅使君上計序

麒山羅使君持憲節觀察南中南人稱平茲且上計闕下僚舊祖行遠郊而以贈行之言屬予予惟滇去畿輔萬里至絕遠矣遠故勢隔而羣情鬱不上通即有寃欲言且達者不能什一強家乘其噤不能達也謂南人可奴虜使聚大豪匿狡窟中時出而蹂藉孱懦稍蚕食之且盡不厭即有姦如山不受簿責南人



苦之

天子知南人所疾苦簡才望大臣開府鎮壘之而觀察使與開府相臂指持三尺法以裁強仆姦而置之平廟堂以使君故嘗爲御史持法平侃侃嶽嶽有聲朝野已又叅南藩政南事素諳觀察能當開府無如羅使君賢時使君方入

賀道拜茲

命南人聞使君廉訪南中且至老穉舉手相賀曰是故嘗叅省政以衽席我者茲且復至我耕于野爾賈于途左滄右粥交相哺煦至驩適矣乃其爲姦利者

望風寒魄鼠伏窟中不敢出聲氣使君既雅負重望以風采動南人比至則不動聲色指顧呼吸而法行如流水傾者平寃者白慘者舒需者獲焚者理則又無不人人相賀曰吾固知使君賢使君來南人藉以無寃南人幸甚滇雖檄外絕域而人藉使君通達隱抑如侍輦轂下依日月末光咸被輝潤惟使君畜積素具而素所挾持大也惟時祖席既陳諸道咸集起而觴使君爲壽金齒許大夫避席言曰予部金齒金齒省之右臂也阻山帶江外控諸蕃茲兵戢祲消而民狎其野者使君折衝力也敢不拜賜張大夫酌而



進曰予視師臨安臨安襟帶南交左縮百粵爲滇要害要害守而黠夷不敢睥睨者倚使君重也提學陳大夫又酌而進曰使君故嘗以道德經術表南海南海士至今宗之今予亦承茲役使君且以承蝟之技授予豈惟予一人之幸實南士之幸徐大夫又酌而進曰滇省以曲靖諸郡邑爲門戶賈者出途行旅即次山穴中蠻夷機毒矢剽賈旅以爲嘗今者不發一鏃疆場不駭出途者悅巷處里居者不見兵革惟使君訏謨能輯東土也是使君之嘉惠也湯大夫又酌而進曰予視師滄海上駐省肩背箐夷方以封豕薦

食予方藉使君紆籌捷伐之而使君行矣使君其謂何屠大夫則又酌而進曰予所部皆省會地大奸猾根盤其中賴使君靈爽艸薙而禽獮之民獲蘓醒則以所部附省臺臺政行而地重僚佐之交相成也使君之紀綱也諸大夫以次觴使君且徧予從後起而屬大夫曰諸大夫歸功使君甚善予不佞不復頌使君功惟使君爲

聖天子簡授以重南臺臺政有所樹威

天子功也予聞漢臣奉詔對者其議曹王生屬之曰天子即問君治狀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



德非小臣之力也比入對如議曹言天子嘉其有讓  
笑曰君安所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予不能如議曹從  
君北面倘入

對慎無忘王生長者之言

送邑侯劉肖巖奉 召序

隆慶己巳夏科臣奏侍從員闕請召郡邑諸臣最才  
者入脩臺諫

天子下其事吏部

召郡邑臣有聲者二十七人而劉侯以賢良高第首  
與焉檄至辭諸監司刺史膏車戒行鄉大夫士暨民

之老若稚者攀侯之轅留之莫能也悲焉觀士民之  
德侯則知侯之有德于士民良深宋儒有言事君者  
在誠與才合侯之繫士民之思其以是哉益誠者政  
之輿也才則載而行之者也匪誠即智畧輻輳或以  
文具而鮮惻隱之實就其一時亦足藻績久之無以  
繫去後之思故誠難西京吏治庶幾三代然見事風  
生者不入循吏傳傳所列皆當時所稱長者明政理  
之尚誠也邑大夫最稱近民故其于誠最急何則一  
邑猶家也一邑之民猶家之子若孫也常人之情見  
于他事或可浮飾至于理其家務待其家之子若孫



未有不以誠而文具相應者其分親而其情有所不容僞也能知視邑如家視民如子雖欲不誠烏能已哉劉侯豫章之才子也器度淵雅德意慳惻幹濟揮霍綜理詳密誠與才乃其素所蓄積者其蒞吾邑也弘美遠畧未易更僕數乃其視邑如家視民如子則歷歷可述焉清約自持三年一日即一縑之需不市于肆供億節縮為民惜財若治家者費出纖畜恒恐過侈以致匱也晨出而聽政于堂訟者盈庭裁剖明決曉喻剴切直者固德侯之明曲而被罪者亦帖然稱平曰侯罪我固當若父母之于子撫字之固仁而

怒撻之亦仁也賦役哀而為志較若畫一若家有常業籍其數以示規也吏抱簿書詣前罷行裁自獨斷權不旁落吏無要市若嚴主約束家傭私不獲逞也正供租調酌時緩急而或亟或徐咸適其宜若家有逋負稍盈即時償焉不遺他日之累也吏不呼門農狎其野賈安于肆若治家有經子姓童僕各安其業而無土木供饋之擾也頌聲載途恬無德色薦剡交上澹無矜容若克家者即有創樹不期人之知且譽也侯之德政未易殫述要皆視邑如家視民如子本之誠切之心運之䟽亮之才耳夫人情雖不同未有



不愛其父母者親之則依濡之則洽遠之則悲以思  
侯以父母之恩恩其民民有不以父母之德德侯者  
乎留之不能而悲焉一誠之所膠結牢不可解也夫  
上之採訪十得其九下之于上百聞百實蓋身被心  
洽所覲覲審也監司之推賢信美予又采市謠巷頌  
調其音節歌之祖道以代驪駒之章歌曰我侯戾止  
民之熙熙父母孔邇我食我衣室家無擾含甘濡滋  
我侯行邁民將曷依侯在青瑣我民式歌以思翳甘  
棠之蔽芾我侯之遺歌闕載拜登車而別

送劉念菴擢憲副視師固原序

國家以陝西諸鎮爲右臂而諸鎮以固原爲走集開  
府固原聯絡諸鎮以扼匈奴之吭者總制大臣也與  
總制相臂指晨諮暮議飾所部戎務者臬之憲大夫  
也憲大夫不輕授授必胸中有甲兵者念菴君由司  
徒大夫拜陝西按察司憲副視戎固原此其任至隆  
重矣大夫之之鎮也部諸僚餞之都亭有惜大夫之  
別者舉觴觴大夫曰大夫典吾部劇曹曹所隸多  
官府畿甸錢穀暨軍國漕儲又時詘未盈也大夫談  
咲揮霍轉詘爲盈曹務晏然即他曹有焚結不解必  
以問劉大夫大夫出數言焚結立解今大夫去余余



部即有緩急奚所諮而剖焉物力大屈奚所籌而盈  
焉今之人酒食游戲之交適千里且有離別可憐之  
色矧大夫與予輩相爲輔車以議大計今一旦千里  
能無介然于懷耶大夫撫觴咲曰願諸君各崇令德  
即天涯亦比鄰矣有賀大夫者觴大夫曰大夫官吾  
部年勞才望宜內陟暨陟弗內也陟外臺憲臣視北  
地戎事益太阿之利必斷鴻鵠剗犀象利斯別焉以  
之剖脆割腐鉛刀先之矣固原爲諸鎮重地舉以委  
大夫知大夫爲太阿足當一面耳他日壻匈奴之甌  
脫繫名王而獻之

闕下必大夫也語曰聖王有金城大夫且爲金城顧  
不盛與大夫咲曰兵難遙度俟至彼畷之耳予從大  
夫之後亦願進一言俟擇今之議塞外事者曰賁獲  
信勇枵腹而使之肩百金不能議足兵必首足食其  
說信然矣然鎮兵不飭則敵至不支鯁鯁然議調發  
議召募調募滋煩則給餉滋廣輿金輦餼以輸塞下  
者接軫輸者未及還軫而告匱之檄復至矣漏卮無  
時可實也柰之何計部不虛且竭耶無具甚矣由是  
議足食者又在治兵鎮治兵則調募省而轉輸寡轉  
輸寡則兵食舒而兵伍強此在抱利器者轉移整頓



之耳今大夫所部非秦之北地乎秦風故武敢小戎之役雖婦人猶能誇其軍容之盛以奮同仇之義秦之所以擁殺函制山東囊括四海者用秦人耳古今人不甚相遠今亦未可謂秦無人也此在大夫加之意耳大夫昔官部曹既能足儲餉以舒邊鎮之急今居鄴鎮其能強鎮兵以緩轉輸之勞必矣吾部終始咸賴焉茲不暇遠引徃代以期大夫

先朝余肅敏公經畧西事功薄日月西人至今賴之初公之西也亦由計部大夫徃公嘗自云吾樹功塞上得計部之力居多蓋甲兵錢穀交相資耳大夫宦履遠接肅敏他日經畧之功顧不相伯仲耶夜光之玉其價連城高矣他山之石牧豎所不睨玉人顧有資焉予敢進狂談以自方于他山之石

送曹西野擢憲副飭戎天津序

西野君以文學起楚中伯仲聯翩爲楚之文獻家已起家第進士高第守許許下稱曹大夫賢蓋籍籍云由許陟司徒部大夫故事州刺史入爲部大夫者州若部年勞得并錄俟陟大夫自州入部年勞宜右陟乃君顧不即陟也曰俟報政祈

恩封封吾父母即弗早陟猶陟也既而積資累勞歷



年多果得封其家大人如其官而毋封太宜人義冠  
綺帔並輝高堂人皆榮之曰孝哉曹君能其官施及  
其親榮其親故遲其陟楚中又籍籍稱曹大夫孝友  
矣昔周郊頑民不靖周天子不任文法之吏而以屬  
孝友之君陳宣王中興之治垂光史冊至今照人耳  
目者有孝友之張仲在也今

天子中興之治上軼周宣而燕趙郊頑民禦人雀符  
中於是詔吏部簡張仲君陳輩持憲節除戎備以重  
畿輔吏部以君應

詔陟君山東按察副使持憲節飭戎天津或疑若君  
陳張仲非法吏故其臨民得以孝友之治治也今君  
職在執法振武而一以溫良慈翼行之得無少鷹鷂  
之志乎是不然君之職臬官也臬者準也準之義平  
也禁網之設不密不踈而法始平法平而民始不奸  
法一苛則傾矣法傾即有殺人之威而奸不懼然爲  
善者懼焉士會非持法太急者晉用之而晉之盜奔  
秦卻縠說禮樂敦詩書晉之三軍增重焉故曰惟良  
折獄又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君之孝友文學素具  
則飭戎之具具矣然君才自王佐佐伯者不足方駕  
君且遠揖君陳張仲于千載之上與之頡頏矣君陳



東郊之治爲四夷咸賴張仲治內內順治而外威嚴  
今日治功豈惟郊輔賴之若夫弛張舒慘之宜君之  
素所蓄積者不敢以曠者所聞語師曠也是歲也同  
部擢者十有二人郡刺史九人僉按察司事一人按  
察司副使飭戎者二人其一即君也諸君同部時朝  
則綴行鳴珂對衙聯署公退則並馬相徵逐長安道  
中相好也一旦萍梗散矣部諸君惜別興懷崇酒于  
觴觴君都門外柳風吹袂花日翳筵渭城歌殘乃再  
拜登車而別

送丘雙橋擢刺南陽序

余自結髮偕雙橋君第于鄉未識面也已而偕計吏  
北識君于邗堤射湖間時君負國士才望睥睨流輩  
顧獨不鄙余每以小友呼余抵掌談古今必刺刺語  
余浮淮泗沂呂梁入徐舍舟而車又携余同車予每  
見君登車攬轡瞪目四顧左眄豐沛感大風之歌而  
興猛士之思遵鳧嶧並汶泗吊鄒魯之故墟而緬懷  
孔孟馮軾而瞻若有覩焉飛鏢雄鄭馳旆燕趙郊訪  
古慷慨悲歌之士低徊躊躇而不能去時人莫測也  
余時觀君意氣勃勃視勲業可立談取云暨試春官  
不即第三上始第余又後君之第一紀亦獲一第補



司徒即時君已爲司徒大夫矣余復得綴君班末君顧余咲曰予昔呼子爲小友今何如矣蓋傷歲月之易徂而勲業難以立談取也余雅重君意氣幸又同署事無纖巨必就正于君君必披懷相告公退之暇翰墨盈帙必出以相示依君晨夕視昔有加焉居無何君督漕真州朞而使還道聞南陽之命寓書容齋黃君以贈言屬余余謂容齋君與君友善不減余文過余遠甚乃顧余授簡何居容齋君曰子爲掌故故事部之贈言出掌故手又雙橋君所屬也余不獲辭乃追惟往昔見君之經畧于意氣間已大竒之矣然

未徵諸行事也暨君出宰巖邑邑大治上下稱之曰能

召拜司徒視儲重鎮入掌曹務中外又咸稱之曰能能聲蓋隆隆起矣今出刺名郡郡有邑之親而尊則什倍之有部之尊而兼總群務則過焉親則政流而澤易洽尊則勢順而政易流羣務兼總則左揮右霍莫能結束而通才可大布焉今所樹立行且遠揖虞廷之岳牧視古良二千石瞠乎後矣此固疇昔所抵掌而談者餘二十年而見君徵諸行事云余聞南陽故多才雲臺之傑龍翔鳳翥隆中布衣出而抗魏蹙



吳伯仲伊呂皆南陽產也君試下車延攬必有懷竒  
負傑如昔人者出與君上下其議矣今之談山澤事  
即善堪輿家不若牧人漁叟何則居其地而諳之稔  
也以君之才治多才之郡而獲才為治郡之助是猶  
燎原之炬其焰已熾又從而膏之光必烈矣容齋君  
聞余言而領之以質于部之諸大夫諸大夫曰子知  
雙橋君深矣言或有當也趣書之以遺君于南陽郡  
齋

送鄭壺陽諫議叅浙藩序

壺陽鄭君以戶科都諫議擢浙藩左叅政濱行青瑣

僚宋徵言贈君而以所贈言屬予蓋以予典計部而  
君官戶科嘗議計部事有共濟之義義不可無言以  
贈予及見君居侍從時言論丰采標拂古人蓋傑然  
才矣又誠與才合每事持大體切時務更僕未易數  
也第舉與予所共濟者言之君觀時事嘗條便宜上  
請議邊需議汰冗議徵逋議漕額議開例議蠲賑議  
逆培剋其灼見利弊若扁鵲洞見垣一方人也其切  
中機宜若操穿楊之技發必破的也其崇猷宏議踔  
厲風發若登千仞之坂走丸也議下計部部如君議  
舉行耗者盈漏者杜糜者節培剋者懲梏餒者嬉賦



不涸竭而民亦稱便惟君之議是賴君之徼福于計  
部又未易更僕數也會浙藩缺左叅政浙爲東南首  
藩而賦視他藩倍之適當師旅饑饉之後物力稍稍  
屈矣

聖天子南顧宵旰謂宜以舒窘治禁之才往涖之天  
官部雅知君才又知君之忠誠足以濟其才乃以君  
應

詔譬之千金之家有負郭膏壤必授克家者理之則  
業愈起不仆也君昔議萬里外事于禁掖中已如身  
歷窮閭下里覩所隱伏髮櫛掌視矣矧今褰帷行郡  
邑訪郡邑所疾苦者所宜建立者宜培溉者宜裁節  
者宜屏斥者視昔地近而勢專矣近則所覩見愈真  
專則所盈縮弛張愈當崇猷宏議一朝身自舉行不  
必假手于人而政行若流藩政所樹視禁掖所議若  
券顧不盛與予德君之舊義而期君之新政大率多  
計部事謂職司所關耳乃君之諸僚所贈則宏矣遠  
矣吏科諸君爲之賦南山君曰美哉期我以民之父  
毋武吏治也戶科賦七月君曰美哉周公治豳之事  
周之盛也吾且率侯疆侯以共興穡事矣禮科賦鹿  
鳴君曰美哉謂我當賓藩內之士佐治也兵科賦無



衣君曰美哉其誨我以海嶠之事乎吾且足食足兵以奮同仇之義焉刑科賦鴻雁君曰美哉示我以不殺之義矣工科賦鴻雁君曰美哉勞來還定在興百堵之役乎他日政成譽洽膺

簡在之召入為上卿諸君迎揖于都亭君必下車揖曰昔日拜諸君之贈業已徵諸行事矣乃知君子僚友果能德業相勸以有成也若予言則何能自附于愛助之義

送方聽泉擢刺瑞郡序

六卿分職而司徒卿列位四卿之右設官之意至隆

重矣後之務虛高者稍薄其官曰司徒劇曹曹所隸諸務最繁又遷陟視他曹後也即繁且劇也以治繁理劇之才當之繁劇迎刃解矣而才益因以標顯才顯而遷陟不後矣即後亦非奉公者所急也至若即官出補郡守則又曰守恒調耳去卿輔甚紆革階捷塗有寺卿云夫郡守出當一面奔走州邑大夫願指如意監司以守為大吏雅敬守守所建白輒可其議行之衣金緋坐堂上顧盼而光流嗻喻而膏洽宣上德行已志以封植郡境者惟守能也而顧有重內薄外者此何以稱焉今夫金之在冶曰我且為鼎彝



不爲鎡錡已爲不祥之金矣况鎡錡之適用又非昂  
彝所能耶千金之家談禮樂以爲高飾繪玩以爲華  
井畝蕪廢不治帑庋竭于無經之糜不問流爲窶人  
無難焉士大夫之用世猶噐也其理國事猶家事也  
或爲昂彝以重清廟或爲鎡錡以解盤錯或崇文物  
以章聲華或務居殖以濟實需交相贊以適于用則  
可耳舉一而遺二昂此而抑彼天下之務有闕焉而  
不週者非懷公心濟實用者之所諱也聽泉方君學  
實而才高行芳而志潔其起家進士累官司徒大夫  
卽爲才大夫頃者

天子簡重望大臣理儲塞上選卽屬之最才者從方  
君以才受知大臣獲從方其攬轡漁陽揚鑣交河左  
眎遼海右顧上谷諸鎮盈虛瞭然掌上退而持籌幕  
中以贊大臣之議上之歷歷可行此其才可與飾虛  
高者比能量力耶君之賢于人遠矣夫賢者所居地  
地重邇者江右多警宰相擇賢守守諸郡以重其地  
會瑞郡郡守缺而君之賢足以重瑞天官部擢君守  
瑞瑞待君以重而君將何以治瑞哉以君之才而行  
其實學問瑞所欲惡罷行之于其稿瘁者燠休焉卽  
父母之保赤子不怠于此矣地親勢便上下無格宵



惟于寢晨達于境即順風而呼聲不迅于此矣崇禮  
教爲干櫓結人心爲保障即金城百雉不峻于此矣  
政成人和士頌于庠農歌于野商旅譽于市口鑄貌  
祀久而不忘即鍾鼎之所勒不求于此矣華階捷塗  
不與易焉漢西京之治上薄成康史歸其功于黃霸  
文翁諸人而承明金馬之貴游談諷議非不蔚然芬  
郁也而吏治之盛不藉以輕重焉

先朝劉忠宣公爲尚書卽有聲宜陟寺卿公願乞一  
郡以行所志卒之豐功大烈得外補之力爲多由古  
今所覩聞較之內外之間果孰重孰輕耶君今以治  
西京之循良于竹帛間矣顧不盛與部之諸大夫祖  
君之行而以贈言屬予予遂述君卽署之才出守之  
重爲贈

賀郡公杜華南陟尚書虞部員外郎序

郡大夫華南杜公負茂異之才第戊辰進士更歷郡  
邑久且十年乃其治邑邑治治郡郡治部使者疏其  
治績薦之薦書凡十七上矣

天子聞而異之

召入宿衛陟尚書虞部員外郎以行先是大夫宰益



都適益都大饑大夫設方畧沛膏澤嗟枯潤稿民獲  
蘓醒歲以大有嘉禾瑞麥隸秀兩岐益都人頌大夫  
異政政聲翔洽遠邇以治邑高第

璽書召入脩臺諫選會在事之臣創昔年海夷猖披  
議簡才望爲海上長城以重南服朝議推轂大夫擢  
同知鎮郡大夫以故所治邑者治鎮操承蜩之技以  
張設經畧坐清海氛波澄烟霽御輯水兵鷹鞞蹏  
聽鞠兩造神摘鏡懸清查錢穀髮櫛絲理嗟拂枯瘁  
風熙日舒登進才俊鑑空衡平清操堅持玉瑩冰寒  
德政種種更僕未易數即古循吏傳所載且爲退舍

焉會久任法行報政後又且踰年徊翔不調大夫安  
其官無少陸沉之色見于眉宇而奉職益虔郡人嘖  
嘖嗟異曰大夫之能其官非特才望優也蓋偉量遠  
識足度越今古云昔范蔚宗傳杜公君治行首叙其  
誅橫殪寇以安所部次及其推賢讓功退安閒冷恬  
風泠泠拂人東京循吏以公君爲稱首而杜母頌聲  
洋洋千古大夫其苗裔耶何政績譽望之相似耶大  
夫長城東海得公君之威安于郡職得公君之恬父  
母孔邇頌聲洋溢得公君之譽其他弘美瑩節似又  
過之自漢建今二千餘載蓋有兩杜母云今大夫入



為尚書掾捧郡邑殊績上報

天子褒異勞臣改容而優異之台鉉可指日登矣大夫故長安里中人也晨出而垂紳鳴騶謁

聖天子于丹陛暮入而衣綵稱觴娛家大人于高堂昔時同學之士仰大夫之勲位必瞻望賞異曰大夫少日經術文章固知有今日也里父隣叟見大夫之車服必旁窺竊嘆曰大夫少日頭角穎異已逆知今能沛艾萬里也不有餘榮哉昔韓魏公以相人治相作畫錦堂以誇里人而蘓長公記之以侈其事愚不佞不能操長公之筆上記堂下奉郡伯諸公委屬

述郡人之德大夫者以代杜母之頌云

送田育菴擢保寧守序

今上振策吏治以覆育蒼生神明所照纖翳盡屏頃者虛冢宰之位驛

召重望大臣居之大臣素賢一切體

上德意慎簡百執事上下之而于民之師帥尤加慎焉一時出守專城者彬彬然皆古岳牧才也盛矣惟時司徒大夫育菴田君以才為大臣所推擇陟保寧郡守君之僚舊榮君之陟又榮君為賢執政所陟賀君而屬賀言于予予謂觀人之賢以所舉之賢觀之



則其賢莫可飾譬之宋人以其所珍襲者示人即玉也人猶燕石疑之而按劍相盼惟出于和氏之所鑿採則無問識與不識同然一辭曰此連城之珍也今育菴君爲賢執政所鑿採是以連城之珍登和氏之筭也君之橫金衣緋綰章綬頤指州邑之長吏奔走之非君之榮也君爲賢執政所舉而才與行克堪其任不負所舉君之榮也予以卽吏從君之後每一接睟顏雅論則益如飲醇予已識君爲仁人矣已又見臨事劑量不動聲色恢恢游刃則又識君才華醞藉有兼長焉執是以徼福郡民渾厚精明兼施並布即

古良二千石且爲退舍矣蓋二千石之職親民之職也親主慈而二千石之職主寬世有持一切之法磨鍛其民而操切之元氣且索民且不堪其所引以自解則曰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此其說非也鄭以區區之國介于晉楚二大國之間疲于奔命矣然卒能逆折強隣之睥睨全其社稷以子產之政寬而其民和也其屬太叔以猛也知太叔不能以才用寬而憂其防之決也其曰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是不以有德許太叔而次太叔其意蓋可知矣人見太叔以寬敝鄭則從而和之曰寬難予謂



寬非難才以用寬而其防不決焉難論治體者未可  
以太叔不能用寬而謂寬之足以敝治也育菴君仁  
而才是能以才用寬者其之郡也必能和以舒民敏  
以起幾明以照奸貞以秉節行是四者政成人和化  
且大洽民咸歌舞之矣漢之王褒刺蜀吏稱民安作  
爲中和樂職之詩使人歌之宣上德以侈其盛史氏  
張大其事至今使人擊節君所刺地即褒之所治地  
也敷政游優協氣薰蒸民之歌盛德者行且上追甘  
棠之餘而播之爲盛世之音矣觀風者采而陳之政  
之徵也君之報

上知而行其素所蓄積者也二三大夫雅知君故咸  
以是願望君子遂述其意文之遺君以附于古者贈  
人以言之義

送吳左川守姚安序

嘗觀兩漢多振奇之士有請使異國立功者有願試  
盤錯以別利器者間關數萬里外如陟戶庭束馬懸  
車凌歷險阻如行衽席上其豪舉自喜不以遠且劇  
難馬意氣亦奇矣哉及觀曾子固送江任序則又言  
仕者便于近任而苦于遠適則又何也男子生而桑  
弧蓬矢以射四方則馬徃非所宜適之地而奚遠近



之擇今夫馬以千里名謂其能千里也朝刷燕冀夕  
秣吳越坦視九折一日千里而恒若有餘使其行不  
越疆擇地而投足則何以千里稱也士之不動心于  
夷險即遐邇一視斯其中之早蓄而豫待者固千里  
才也左川吳君由司徒大夫擢守姚安古夷蔡地在  
西南萬里外且其地華風夷俗參處錯置喜則人怒  
則獸統御撫綏之術稍失其宜則按劍相眦敢于犯  
天子之命吏艱矣君拜官後意氣甚適難色不少動  
于顏面方且橫金紆朱膏車秣馬別其所嘗往來者  
問路所從望南中行矣君之早定而豫待者烏可淺  
見測哉蓋投之至艱而不危者氣足以勝其艱也承  
蜩之技乃凝于神貴習也忠信篤敬可行于蠻貊貴  
誠也左川君起家禮部歷司徒大夫典禮樂司錢穀  
幾十餘年其于吏事乃夙閑而素習者又其爲人不  
露才喜事恂恂然有古長者風蓋慈祥惻怛人也本  
之至誠而老成更事之識又足以行其誠懷抱利器  
適茲土吾知其能樹偉績于萬里之外者敢俟君報  
政以實予言

送邑侯周用吾陟南京尚書比部郎序

用吾明府宰吾邑報政三閱月尋以治行高第陟南



京尚書比部郎先是廷臣上言今時守令由數易不樹遠圖吏治所最急無如久任便

天子入其議

詔主爵者行之而間遇茂異不淹以一切乃明府甫踰報政而陟急茂異也明府以茂異陟顧不居臺諫侍從而居郎曹又南也則何居蓋南都根本重地自我

高皇帝定鼎後迨及二百餘年法久而利畿輔內外巨豪大狹稍稍盤窟其間爲奸利網濶則容奸文深則傷恩安所得仁人長者以鎮壓之明府之南陟崇

茂異以重根本也昔李康惠公負蓋代之才起家宰太湖太湖人北面神明之亦南陟比部郎未嘗負其才地薄卽爲郎益標樹穎脫聲望益大起省中至今揚公之賸馥以重郎公不負卽公自卽累官開府強胡徙幕入登八座功扶日月養望自卽曹始也卽不負公當時度公陟臺諫侍從者豈不奕奕今皆湮沒無聞而海內獨知有公省中稱先大夫賢亦獨知有公乃知大丈夫享大名流休光以垂照竹帛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明府治吾邑湛恩濺澤蓋蒸蒸厚矣以仁勝今持三尺法按畿輔奸伏以法勝行且易噐而



操乎抑將持故所游如治邑時耶嘗聞愛嘉穀者必  
 能圖滋蔓保善類者必能伏兇人藝禾除莠不易農  
 而治覃息飭法不易材而任子產古之遺愛也而卒  
 以刑書治鄭子太叔不能遵其遺軌萑苻之盜幾敝  
 鄭惟仁者能持法不傾乃自古記之矣明府仁人也  
 其持法也必能本之以惻怛哀矜之心而時其舒慘  
 斧斤芒刃參用而遞施運斤成風游及恢恢出其治  
 邑之故技時措之耳明府治邑與康惠公同陟官又  
 同養望郎曹將又同安知後之稱明府以重郎者不  
 與稱康惠公同耶予自

上書自免歸卧林壑顧有天幸遇邑大夫賢吏不呼  
 門四境安堵終歲不識縣庭時與閭巷長老輩話豐  
 年頌太平誇邑里安謐如入畏壘之墟而沐庚桑楚  
 之澤也明府之陟能無介然于懷敢效若耶山谷間  
 父老蒲伏道左謝劉祖榮之賜而申之以言

送邑侯劉蓉川奉 召之京序

蓉川劉公起西蜀對公車第甲戌進士宰洋洋治以  
 洋不足以當公移宰吾邑邑又大治直指使者露章  
 以薦其茂異數矣竟以治邑高第奉

璽書召入脩臺諫選邑之博士先生林君胡君奚君



輩徵予言贈行予觀西京吏治庶幾三代班氏傳循吏獨首文翁而其傳文翁治蜀事首艷其崇文教優師儒徼福蜀人蒸蒸厚也他如露才喜事奕奕風生峻觚稜持文網束下如束濕若趙張輩則于列傳才其揮霍而不列循吏中乃知擅循良之聲者在彼不在此也先教化而後文法也公蜀人也文翁化蜀即去今垂二千載遺券賸馥如史氏所艷者猶隱映乎錦城王壘間公必挹其韻采素矣以故公之宰吾邑也即他湛恩懿政更僕未易數乃豈弟作人崇文教優師儒視文翁無讓焉蓋古之治教出于一而民牧

即爲師帥刑政即爲禮樂紀綱即爲文章厚下安宅即爲造士作人故師曠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司牧使師保之勿使失性以治教之出于一也猶之千金之家飾館塾儲經史延師傅以教習其子弟子弟知學克自樹立即農賈未閑而家聲亦振先文教也公之治邑也躬純孝以正士風先介潔以勵士節敦長厚以培士氣明經術以標士習一本之以忠厚惻怛之意躬行心得之化而其重學右文橫經坐講度德校藝優餼復役教莫非治保境息民程書勤政履畝清賦湜澇濬淤治莫非教治教出于一而士民咸賴蓋



古之遺良也得文翁化蜀之遺規而潤色之以福邑人邑人之德公親于父母而邑之士德公息于師保史氏且採其事與文翁同傳千載之下且艷之而興起矣公今入爲侍從依傍

日月論大政議大教斤運樞旋章奏晨入而夕報可猶之順風而呼聲加迅而響之所應倍遠也博士先生既以化成顯陟爲公賀又且以政本增重爲朝廷得人賀

送郡伯袁竹溪之嘉興序

今兩畿之外列藩省以什數浙最大全浙控吳抱越負海帶江列郡以十數嘉興最大大非幅員延袤之謂謂其擅土地之上腴物產蕃而文獻之會盛也昔人謂嘉禾之豐歉關江西之盈虛其地大物博乃自古記之矣郡之文獻自陸宣公以還雲滄霧集乃今則魏第崇階恒當全省什四故浙郡惟嘉興大郡大則治其大宜才才弗大弗任也適千里者不乘款段必過都歷塊者可群萬人而標之趨必樹標于萬人之上爲衆所具瞻斯其高足準也故治大郡甚難邇者

聖天子詔吏部慎評衆職先于守令吏部奉



詔爲郡邑擇良守今至于守大郡必擇其尤良者擢焉竹溪君之擢守嘉興吏部知君足稱

明詔也君以明經專門魁丙辰進士英聲茂實蓋隆隆起矣已而拜戶部郎已又遷戶部貴州司正郎司故劇曹隸北邊重鎮羽書徵發急于呼吸君當助勦中左籌右畫訖無匱輸晏如也此其才顧可與尋常度長絜短耶以君治劇之才出刺大郡培其素腴者振其稍頽者潤其槁者豐其虛未盈者以君文學道術之隆標式群彥疑者析譁者定弘且毅者赴多岐者一即古良二千石爲君退舍矣何則有其具也夫

富以治庶教以成富王道之經也富之藏也在下斯在上教之興也有源斯有委徵逋實儲所以治標重農賑乏所以培本班馳馬驟所以茂華仁陶義淑所以敦實治標而遺其本醫之劫劑也茂華而忘其實工之繪事也標本華實之間弛張緩急之宜在君加之意耳君之之郡也同部諸大夫以予爲君之里人又雅知君屬予以言贈君子言則何能少裨于君哉牧人遇豢龍氏于途與之談牧事豢龍頷馬已而過其室見其所豢者大而術又甚具愧焉曰吾過矣吾言何足以告子曰子之言雖不能盡吾術然告我則



忠矣君其以予有牧人之忠乎姑領之而姑試行之

華陽洞藁卷之三

序

賀邑侯許少微報政拜封序

金壇張祥鳶著

我邑侯少微公起家第進士宰績溪績溪大治主爵者以績溪不足當君侯移宰吾邑邑人北面神明之吾邑則又大治直指使者薦書交于闕下暨報政考功考功上其績

天子賜

璽書褒異之封太公如其官於是君侯奉



聖書拜

恩于邑太公奉

聖書服 命服拜

恩于家邑之士夫相與賀于廷農夫抃于野商賈相與慶于市曰君侯以

天子之命官推子民之政爲邑人之父母太公以君侯之父母拜封君之貴爲

天子之命官始則邑人沐父母之恩德君侯曰德太公已則邑人藉

天子之寵命報太公因報君侯既以爲君侯賀且以

自賀云君侯之徼福我邑人也蓋古之所謂誠與才

合者與誠以保民則家人父子休戚交通才以運誠

則當機中窵經緯輻輳自君侯臨吾邑也敝政如洗

惠澤如流賦役畫一如髮櫛如絲理應劇剖疑如承

蜩好賢如緇衣造士如指南折獄如衡平清衙如水

椽守空舍如貧家里絕追呼四境安堵如畏壘深仁

懿政更僕未易數而尤有出于恒情所難者邑無冤

民矣隣邑之冤獄未白者咸賴以白則難兩造奉鞠

直者頌明宜爾矣曲而伏法者尤嘖嘖頌公則難賦

有期會良民時輸矣狡者之積逋悉按籍以償則難



戶口之登耗民風之奸良咸入坐照矣窮鄉僻里甲  
舒乙慘此瑜彼瑕即有土著者所未知而無不周知  
則難百廢具舉而費不出于閭閻則難百需咸裕而  
下不知有供億則難君侯之易其難者誠與才合而  
躍矢破的也以君侯之才宜早登瑣闥幸縣官采臺  
諫言行久任之法乃邑人獲遂借寇之私情耳然望  
隆而資日深尋當

內陟赤子方安慈母之乳哺而一旦九霄是將焉依  
解者曰君侯通才也宰一邑則有大造于一邑宰天  
下則有大造于天下一邑治則一邑徧受其福天下

治則一邑與天下均受其福昔魏相相業標拂西京  
而其英聲茂實自宰茂陵時業已籍甚及登相府稱  
上意以贊中興元康之治茂陵亦與被焉吾邑君侯  
之茂陵也他日登鼎鉉以弘相業邑人被澤不倍于  
宰邑時耶碩漢法祗以父之爵爵其子不以子之貴  
貴其父弱翁即有相業未嘗有相封也乃

今制得以子貴父與漢法殊計君侯執政時太公未  
及耄期奉

犀誥服鶴錦拜上相

封典則弱翁又當讓榮矣



賀郡侯吳公報政拜封序

郡侯吳公起家第進士持郡鄴理郡郡人神明之臺使者薦書交于

闕下越三載報政考功考功上其績

天子下璽書褒異封父康野翁如其官

制詞咸美詞云故事藩臬郡縣百執事遡黃綬而上以逮金犀即聲籍甚資不三載而陟不封即資及三載薦疏不數不封故卿大夫宣力四方能因遭逢之偶年勞之懋封其親者僅什三焉即能封其親能及親徒未衰躬被

命服與縉紳先生齒讓僅什一焉故息封難今侯奉親教以遊宦宦達奉

君息以封親親徒樹立之大遭逢之盛不兩兼哉焚香開函

天語玃重湛恩淋漓紫泥燁燁照人侯衣錦衣朝翁于堂翁衣錦衣受侯之朝郡國守相衣錦衣謁翁于廬翁衣錦衣受郡國守相之謁里人嘖嘖欣艷曰翁起布衣徒步不習博士家言不階賢科一旦弁我冠垂大帶服鷺錦袍與郡國守相相揖讓得無以即君官貴耶至顯融矣乃里人知翁因即君之貴貴也不



知翁所自挾持者貴耳吾聞齊魯間故多竒偉澹蕩之士遇則雲蒸龍變薄日月凌霄漢以樹旂常之績不遇則蟬脫鴻冥隱于棋逃于酒以適其適而時有所借一見其竒莫可羈束若翁者所謂竒偉澹蕩人非耶聞翁居里中任俠自喜好施與以赴人緩急對客談棋覽勝呼酒以自愉適時時讀佛氏書持偈觀空以洗塵礙時人莫識也此其中豈可以淺深測哉其教子策名樹勲一見其竒耳翁今服纓冕之華而不以案牘勞形列命官之貴而不以朝叅俯躬班階秩之崇而不以黜陟畏人享祿養之腴而不以錢穀

染指談棋呼酒持偈觀空猶然故吾也昔魯仲連先生者齊魯間竒偉澹蕩之士也因聊城之危一見其竒以成排難解紛之功旋歛其鏑以高輕世肆志之節聊城翁之里也仲連先生高風遠韻猶可彷彿者乎翁今貴其子因貴其身以見其竒見其竒不用其竒以全其高此其一闔一闢莫可羈束者得無聞鄉先生之風而興起者乎若夫侈冠服交守相如里人所欣艷非所以見翁之大也然山川不宰霖雨之澤蒼生終得出雲之息良治不要干鎔之利劔客竟償千金之直甘澍之霈迎刃之斷徼福我郡人備矣敢



不再拜以頌名山良治之功

送沈劍南視儲淮南迎養序

劍南君少負逸才豪吳中吳中咸識君振奇人也君嘗自謂丈夫當飛纓揚鑣策勳萬里之外終不齷齪環堵中乃其時君之高堂春暉未昃棣萼交茂君將以色養屬伯氏無內顧憂得專意四方暨君登進士太夫人甲子垂垂暮矣已又失伯氏君于時內顧之念戚戚眉宇間每語其友人曰予今何敢談萬里外事予當守環堵奉吾母養耳乃太夫人不欲君守環堵奉養也曰汝志在萬里第行汝志無以吾養淹汝

君重違太夫人意起家官戶部即然眉間內顧之色恒隱隱在也曰吾往嘗餉雲中已又餉上谷束馬懸車遵太行踰白登涉桑乾即王遵叱馭不險于此矣又嘗詣山陵陪祀登北山望江東親舍千里白雲依約即梁公之徘徊興歎不戚于此矣飛纓揚鑣何能易吾烏鳥私情吾且抗疏歸里中終不忍竊祿殊方使吾毋無養也居無何部當遣官視淮儲疏君之名

上

請

天子可部請命君如淮視儲淮去君之里數程而近



平湖片帆崇朝可達太夫人即高齡如淮不難君于  
是色喜曰吾今乃得養吾母又得不廢職守養吾母  
志君之友人亦爲君幸曰劔南君豈不忠孝矣哉仕  
不違親養不違

君夫將母之孝王臣所難板輿之娛娛母于閑居耳  
非官署榮養也乃君顧兼焉其如淮也外則縮符計  
儲注盈杜漏動轍稱職內則承顏順志稱觴舞綵融  
融洩洩樂也彼叱馭之勇奉輿之歡白雲之瞻春暉  
之報悉于宦游兼備之君豈不忠孝矣哉予又聞漢  
淮南王王淮南好長生之術八公山仙人歎王將長

生王門者難之仙卽拂衣去遺餌墮丹能仙其雞犬  
使其說荒唐淮去八公近矣八公山仙人能無往來  
其間者乎君能以誠孝上動

天顏仙且感君之誠歎門長生太夫人矣其誠門者  
無以其不能駐衰却之然則茲行也豈惟以祿榮爲  
太夫人養耶聊且以長生之術爲太夫人壽

送吳崑麓教長垣序

崑麓君少負茂異之才起吳中視古偉丈夫事業可  
揮霍取然猶謂事業以賢科爲階戶而賢科以舉子  
業進也猶階之有級戶之有扃鑰也有司設階戶以



待士士即才稍不循級以升階持鑰以啟戶即麗如  
 鄒枚雄如楊馬亦逢按劔崑麓君乃稍抑其豪爽橫  
 逸之氣俛就時式即就時式而豪爽橫逸之氣卒不  
 可遏抑時時標起篇中君既高自許可雖屨滿戶外  
 獨喜與予輩三數人為文章交青山僧屋客船遙夜  
 對床論文一切塵調凡格悉從抹鍛伸紙淋漓互求  
 印可予閱舉子文徃徃引窠每誦君文未嘗不爽然  
 自失也一編出書賈梓之輒獲高價流傳海內無不  
 人人知有崑麓君一時名公碩卿咸欲君出其門下  
 君當是時睥睨雲霄已在平地顧以數竒例當舉禮

部者九而以服不試者二以檄損者一以失卷以疾  
 作不終者二方其失卷而不終試也主司業已竒君  
 文以魏科待之矣乃竟以試不終止也惋惜者久之  
 若此者豈非天哉君故昭曠以數數為造化所苦乃  
 舉進士科一擲之願受學職云諸公雅知君才重惜  
 君止君君意堅不可止得長垣教諭有惜君者曰以  
 君之才金門玉署待以扶搖乃顧陸沉閑冷耶有寬  
 君者曰唐以詩登才孟襄陽最才竟不能以詩第昌  
 黎文起八代之衰顧四黜于禮部始知科第之不足  
 盡人乃自古惜之矣君宜自寬然予最知君君通才

華陽洞藁 卷之三

伯



也通則無所待而無往不冝無往不適也亢而不能  
抑非通也詘而不能伸非通也嘗誦莊生之寓言矣  
知效一官宋榮子笑其所待之卑列子御風而行視  
待一官以自效者高矣猶待風而御也必若乘天地  
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始爲無待予謂莊生之  
言玄矣而非通也階可循戶可由而循焉由焉與御  
風乘氣同也風可御氣可乘而御焉乘焉與循階由  
戶同也無所待亦無所著也楊文貞之勲業陳白沙  
之名理不階賢科御風乘氣而無待者也君將薄賢  
科不屑乎文貞白沙之坦路待君高馳否則君于學

職特署耳進士舉不格也君其奮伏櫪之志振鬣沛  
艾萬駿辟易矣亨途兩在君意固無著也若必待一  
第以自效得之則躍躍以喜不得則戚戚以悲若不  
可生者恐爲宋榮子笑矣非所以語君之通也予爲  
此言將書之于縑以贈行君頷之曰故人知我

賀郡倅丘虹岡陞南京戶部主事序

隆慶戊辰虹岡丘侯來刺吾潤未幾治聲大起郡人  
德侯者頌侯曰吾侯賢御史行部上下列郡吏治必  
最侯曰丘別駕賢賢聲翔洽遠邇于是

天子知侯信賢遷侯司徒即侯奉檄將去郡三邑邑



大夫屬賀言于予且以祖行予謂侯之樹聲内陟也盖由于不薄吾郡云侯其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嘗觀中世士大夫重内輕外或因事外遷則其中不能無少望甚或卧里中待陟不一至其地即至亦負恃素貴鄙吏事不問一切務爲虛高偃蹇寄傲山水觴詠淋漓宴嬉吏以簿書請麾去之漫不可否不則計歲月訪除目待遷視去其官如去傳舍無論蒼生失望即遷陟亦以廢職後矣是不知官級者非以榮身也所以行吾學術以康濟生民者也適乘之具也視爲適乘之具則可内可外可要可散而康濟之畧隨所

乘可施而烏可有所低昂于其間耶西京吏治庶幾三代史氏所最稱者黃霸朱邑傳邑則不誇詡其立朝之事而標揭其桐鄉之政傳霸則不許可其入相之功而表著其潁川之蹟郡邑之職重也乃自古記之矣初侯之出倅吾郡也由司徒郎遷焉省郎内掾郡倅外僚如世俗所重侯宜視郡職薄不屑爲乃侯視郡顧愈勤聲愈籍甚郡政所分典者僚友所資藉者諸邑所稟承者士民所仰待者出其素所挾應之若走丸于千仞之坂沛無底滯間署邑事郡務百需髮櫛絲理一一可著爲式昨拜表入



賀單車蕭然行色如水入都懷短刺謁其所嘗往來者叙寒溫道故情之外無他言若侯誠能虔于奉職恬于媒進真知輕重者哉侯于司徒省今且再入輕車熟路愈益沛艾其所樹立宜有進于治郡時矣南畿根本重地錢穀所儲當天下什四職司財賦儲備加裕而緩急足恃昔庚申之變特以處置稍失機宜狂卒叫謹橫犯大臣聲搖畿甸一時當事者相顧愕眙莫能誰何使其時有敏達如侯者宰制于平日變可無發有應卒之智如侯者鎮壓于臨時變即發不搖今侯之南陟也得非

上意假之以重根本哉客曰侯之南陟信重省郎六品官耳侯之第進士垂及十年又兩以治行高第陟也階猶六品得非久淹哉曰予固已言之矣志于遠大者惟計勲績之何如而所乘之淹速不問昔陳文惠公久于外其故人子弟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卒之相業輝奕伯仲韓范聲施後世公固侯之里人也侯蓋聞鄉先達之風而興起者他日勲績上薄文惠俾里人相傳曰吾蜀名卿有守有爲者前有文惠後有丘侯不甚盛與吾邑王大夫與侯有同里之雅雅知侯爲予言侯居里中時即負國士才望



思以先憂後樂之志康濟生民者蓋其素所蓄積也  
今日政成聲樹夫亦膏沃而光燁耳因王大夫之言  
益驗予之頌侯也不諛

送鍾玉陽使吳省母序

司徒部設照磨廳于堂之左隅凡郡國所上圖籍暨  
諸衛所廩籍皆關白于廳廳之事視部諸曹最簡乃  
其班在部諸曹之上朝若叅必首廳磬折俯仰視廳  
廳與部大夫不齒讓即燕集諸大夫不以齒先廳其  
班視諸大夫最崇事簡而班崇授必大臣之後廕補  
者他流莫與焉王陽鍾君以先侍郎之廕補部廳君

呐呐然若不出諸口至談吏事了了若素習爲吏者  
君退然如不勝衣至于磬折俯仰則鵠峙鸞停容止  
甚都諸大夫雅重君曰君之賢先侍郎之貽耶曰予  
生也晚不及侍先侍郎余先大人奉先侍郎家訓第  
于鄉尋亦背棄予又不及侍先大人予母從先大人  
稍記憶先世事然母之孀也少予方在襁褓伶伶俜  
俜弱也母弱予不以語予比長母始舉先世事語予  
曰某某爾祖之貽也某某爾父守爾祖之貽以世其  
家也然此特千百之什一耳顧其勲履在上國甚具  
曷往觀焉予奉母氏命如上國受令官即吾祖侍郎



公所官部也稽諸掌故遺芬剩馥在焉昔時珂珮恍若琅琅聞也予得與聞省中事步履循矩矱不逸者晨夕面先侍郎耳吾獲見先德于省顧不獲侍吾母于堂母年踰耆又鮮兄弟嶺海萬里慈顏杳隔悲馬會東吳逋負不輸部命君持檄檄諸郡邑趣之輸君且因使程之便省母持其先大夫之遺芬剩馥歸以語母諸大夫祖君之行而以贈言屬予予何以贈君哉予聞大臣之後最賢者起魏科列崇階與先臣埒輒沾沾自喜曰吾能振家聲矣乃其世德舊武猥以長物置之是何異掇浮英而棄碩果也昔周之君牙

繼其祖父爲司徒周天子命之曰世篤忠貞曰率乃祖之攸行鍾季明爲漢司徒掾史稱其溫良篤慎而其子迪其孫繇能世其先德至今耿耿照人君繼先侍郎爲司徒郎彷彿君牙而迪繇又君之先世人也君將奚從君昔奉母教而學于家即能聞先大夫之訓于家繼奉母命而仕于省即能見先大夫之貽于省君之紹祖休而養母志至章也推此志以繩其世德舊武則今日之所躡崇矣無以階資不若先侍郎而自阻顯矣無以科名不若先大夫而自却孝矣無以不能承顏于慈幃而自苦此諸大夫之期君而望



君之遄來也王陽曰諸大夫之期我遠矣敢不拜嘉  
乃再拜登車望南中去

送蕭蒙南陟巢縣教諭序

蒙南蕭先生以楚才起明經拜吾邑司訓訓弟子員  
先生標格端凝望之知其爲長者扣之學術淵雅持  
論一出于正弟子北面事之甚共信師說甚篤咸交  
口稱之曰先生賢先生既賢而吾邑又隩區境無賓  
旅即使者行縣歲不一二至無迎謁勞故先生之教  
弟子甚專而邑弟子故俗雅不樂遠遊守故廬誦習  
無館穀他方者故弟子受業于先生之門甚親先生

公退齋居齋前碧梧十尋離立左右堦除瀟灑清衙  
如水先生日哦其間有舞雩遺韻弟子燕見者先生  
肅衣冠延之見見必從容坐談稱說今古玄致纒纒  
聞者欣然覺有得也以故先生未嘗晨鳴鼓而趣之  
升夕鳴鼓而期之散而弟子時時樂就先生之教者  
德行文學雲蒸霞起盛矣先生教弟子雖愷悌謙洽  
而介持嚴峭之操屹不少假一辭一受一出處動  
依名節矚然不滓即教道素行而倦遊之意時時見  
眉宇間人情時事稍不當意即拂衣求去弟子安先  
生之教不忍先生釋也相率詣先生留見先生不可留



則又相率詣縣大夫請曰弟子甚安先生先生實賢  
願大夫止先生行大夫義諸弟子之請詣先生曰弟  
子甚安先生先生毋行先生留先生重大夫暨弟子  
之請乃留然拂衣之興隱隱在眉宇間未忘也久之  
賢聲益愈大起陟巢邑教諭去弟子知先生不可留  
然其留先生之意竟未能釋乃自相慰藉曰昔先生  
欲舍弟子而去也譬之家有塾師無故而謝其主人  
杜門家居則主人暨弟子執其裾留之矣今先生以  
陟而行也譬之塾師爲隣人所嚮慕闢館加崇享幣  
加敬弟子所受業者加多則舊館人當以義自止古

語云人失弓而人得之先生之道苟行于他邑不必  
在我也于是乃相率詣予徵言贈行予謂今之學職  
長貳叅設如其職長得專行者什九貳得專行者什  
一如其賢而爲士類所信從則長貳無擇焉今先生  
之教吾邑乃貳也事之罷行不無少壓而道德經術  
爲諸弟子所信從已爾今先生教巢長巢之教矣以  
其道德經術雅足信從者行之以無所壓之職守猶  
順風而呼聲固加迅焉嘗謂兩漢儒林傳當時學士  
以經術稱者其高第弟子立朝議國是決經疑必守  
其師說持爲高論曰吾師之所云若是人見其持論



之高也必驚問曰子大夫何師而所云若是他日有立

朝守師說論天下大事者必先生高第弟子也荆山產玉價重連城先生荆人也所造士猶荆山之玉聲價固當連城重矣

客對贈王陽君陟官南臺

王陽子由司徒郎陟南京御史臺都事客有談南中之勝以誇王陽子曰金陵佳麗獨擅江左名山大川迴合襟帶鍾阜北枕鳳舞龍翔天塹西界躍金沈璧燕磯瞰大江之雄天闕開洞門之勝又荒臺古堞之

下吳宮花草賸馥遺芬猶氤氳氳氳襲人也躡屐以登柱笏而望則竒觀勝狀爭妍競爽使人應接不暇公退之餘探幽選勝飛觴舉白宴嬉淋漓亦宦游之至適也子其有意乎裨謀野而獲游息亦以舒抱而曠觀政之助也王陽子對曰江山信佳麗乃所以護王氣而重根本之地非所以供宴遊也且吾聞御史以動搖山嶽爲稱職吾且以是贊臺僚之風采而顧因名區以恣逸樂効閒游公子縱侈于觴詠吾恐厥官之曠且懼林壑之聳誚也吾則不暇謹謝客客曰晉代表冠擅風流于江表揮塵清談玄風洒然大暢



遺聲餘韻于斯焉在子之官斯地也署固清華簿書  
彈擊之事不煩諷議曷以燕閑引王何之瀟洒而與  
之揖讓于千載之上綺論雄辯弘闡玄理即稷下之  
談天者且爲之卷舌是猶納蘋末之清飈以濯煩襟  
飲涼夜之沆瀣以沃塵吻也老氏故柱下史首闢玄  
關授人以鑰玄其足尚乎玉陽子對曰晉人所值其  
時暗厭焚垢之緇也高談玄理托而逃焉然晉俗亦  
因以頹壞方

今隆堯舜之治士大夫務崇實政以經世務玄虛且  
大斥焉又老氏守黑守雌與俗浮湛而臺臣之職在  
辨清濁之分以激以揚吾乃尤而効之奚所持以贊  
臺綱謹謝客客曰金陵古多詞人翰士揚葩振藻先  
後如林晉人發其咏玄暉叔寶之徒侈其音太白夢  
得之流赴其節吊古興懷臨桃葉之古渡以賦新詞  
尋臨春之遺趾以歌玉樹和澄江如練之高詠寫白  
門烟柳之雄章挹秦淮之明月唵商女之悲歌大篇  
一出紙價能高麗句驚人花鳥深愁此亦性情之怡  
暢也登高能賦爲大夫子大夫又奚讓焉玉陽子對  
曰南朝歌曲之妖艷皆導欲宣淫之尤者吾且因御  
史之觀風采詩擇其正聲譜之樂府以被管絃上追



風雅之盛以歌咏太平吾有志焉騷人之流連光景無裨于王風民俗者不暇敝精于斯也客休矣諸大夫聞玉陽子之對而知其志之所尚正也曰是能贊臺中之風紀而偕諸僚友相與以有成也者乃屬掌故氏述其意文之以從吏玉陽子而成其志又因以為別

送高少川承將樂序

少川君結髮時以子壻謁予先伯翁予幼從甥館見君動止繩墨擇地而蹈退居如不勝衣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予已知君有古長者風而伯翁亦時時語

人曰高壻賢暨予以舉子事大司成南雍而君適從南雍卒業相見甚驩僦寓比舍晨夕數過從見君之左繩右墨視甥館所見時益謹愿因思伯翁昔時所言不妄許可歲乙丑予以先宜人服闋

北上補郎而君亦以謁選天官偕予連舟行天涯密親情款益篤既而君以待次未及馳輕騎歸而予亦以使事南下及予使竣歸

朝而君亦以待次期及至矣予每公退訪君客舍中見君杜門危坐不妄交一人非親舊相召不出寢戶他選人居長安里中者比比懷刺躡履日伺候于公



卿之門其輕俠者則又飾裘馬酒食游戲與游閑公子徵逐狹斜中而君獨謝絕交游反鎖空舍持其所携書讀讀竟時過予借書持歸舍中復讀予因嘆羨君之左繩右墨擇地而蹈不與時俗相浮湛者蓋其天性然也已而天官識君爲篤行君子擢丞將樂是時予已拜疏謝病歸矣予方卧里中而君歸謁先伯翁墓祠因過訪予予兄弟輩見君衣冠楚楚容止甚都竊自喜曰高文雅恬默借使當昔時選人各挾厚資市當路當路者視資以第甲乙不則倚勢人書謁賈善地高文持一空橐坐舍中待選將無壓焉而一丞奚由是亦有天幸今茲選路清夷竟持一空橐坐舍中得丞咸以是爲君賀予以爲君非特天幸忠信篤敬可以動王公行蠻貊天官方持繩墨以尺寸選人而君能左繩右墨尺寸寸以當上意其入彀固當君之如將樂也持其左繩右墨尺寸寸者以守官箴舉吏事則必不速官謗而丞且有聲于是昆弟輩又相與賀君曰上既以篤行丞君丞不負君君能以篤行爲丞君不負丞乃舉首相揖而別

贈醫士何省克序

昔太史公傳方伎叙倉公事謂其能見垣一方人蓋



神其識也懸神明之識外形骸以照隱伏若辨黑白則鍼餌之投靡不中的其術斯已竒矣故聖醫貴識未有舍識而聖者也人之一身陰陽所含五行所附異養而殊感流傳勝伏雜然而不齊和則平疾則疾和與疾之間不能以髮洞垣之明世不恒有而視疾者視諸診切之間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伏幾微之分非識不辨也不辨不治豈惟不治用其術于識之所不及而以意嘗疾嘗之而不中則轉微爲劇反順爲逆以至于不可藥人且寄我以死生縱不能生之乃從而隕其生耶故脉家恒以識生人識非無所因

襲而用其所創見也古有所稽前有所承則識邃而其術不踈昔之聖人爲醫藥以濟夭死辨析脉理驅滌乖和回旋元氣補益真和軒岐氏之書可考而知也乃其爲書也累世不能入其奧故醫不世其業不良也京口何氏世有名醫聲其先彥徵君以軒岐之學事

先皇帝先皇帝異之屢

賜宸翰榮光燭天一時學士墨卿賦詩什以張其事于是皆知彥徵君其後子孫世相講求彥徵君之學學遠而其識益邃故何氏代多名醫而省克君尤能



以高識已危疾輿疾而問醫者醫不能辨且治也乃之省克君君辨其所難辨噓其枯而起之于是又知有省克君云環川盛子以疾如京口訪醫醫以為亢也以亢治之而不愈乃之他醫醫以為羸治之而益殆三易醫而稿然骨立幾不能生矣乃謁省克君治焉君曰子奚亢奚羸氣之流行于一身猶水在地中也洩其涸則竭隄其濫則潰識可洩可隄之勢而節宣之則平子之疾將潰矣若防大川焉逆其怒流而障之能無潰乎是醫之過也疏淪其壅滯流暢其榮衛可以一藥而愈矣如其言而其病良已省

克君于是為有識矣理而析竒而不隨診而辨之也若燭燎鑑懸矣辨而藥之也若庖丁之游刃矣若繳穿揚之矢而命中無虛發也其藥而已之也若衣之燠寒食之止饑還至而立有效也得軒岐之三昧而精于家學者也環川子歸謂其虜菴子曰省克君活我子曷為我謝之以言余謂省克君進于伎矣神解疑疾智也起敝潤稿仁也克昌厥先孝也通乎此者進于君子之道矣獨醫也與哉環川子曰子知何君矣爰命書之于縑以贈君于皆春堂



華陽洞藁卷之四

金壇張祥鳶著

序

壽元輔少師徐存翁六十序

代作

七代之隆列位衡揆者或以精一執中或以典學終始相道儒道出于一而皇治純純則不已而永賴之烈壽且萬世推其盛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宇宙間惟日月最壽易曰日月得天而久照得天者得天道也故記曰東西相從而不已是天道也天道得而一元以宰之陰陽之精以凝之黃道九行以經緯之元會



運世相循相推而代明者如彼卒莫消長天道得而其照久也古之相業隆並日月則有旂常以書之非以耀勳也猶之日月得天而久照也七代以還惟孔子以儒道行相事然其時暗柄不專持特攝耳由漢迄宋名輔輩起聲施夷夏非不奕然隆赫矣乃史氏所傳儒學道學者卒不能一兆于夢卜非投置閑階即山林而已耳一時勳治出入王伯而永賴之烈不可再覩者才氣用事而儒術微也後之談相者于古則曰知道而後宅百揆于後世則曰不學無術儒道相道分而治功之汙隆隨以殊異猶之藝谷者穀植莠者莠顧所務何如耳然儒道在天地間與一元之氣竝久有噓吸而無存亡漢宋之世元氣斂噏之時也噏則必噓而

國家適當噓暢之會矣其噓暢也必麗于人以昌大其醇和而我存翁宗師實爲元氣之麗矣  
國家積德百年而

孝皇履極維時貞元交而太和之精盎液宇內光嶽降靈之時也翁生

皇上龍飛之始萬年中興之運茲焉肇開地天泰而君子道長之時也翁登朝弱冠登朝歷試中外餘三



十年歷年多施澤于民久而相道升聞股肱喜起之時也翁相君猶天也相台垣也天不毀則台光長明以類從也

聖天子睿德格玄壽旦萬年一時元輔黃髮老成長國家之元氣此天壽平格之時也翁壽是翁之生也有所自而其相且壽也有所爲非偶致之矣方翁之麟驤

盛朝也高談仁義扶翊儒術障百家之狂瀾而泝吾道之源淵導而東之而斯文壽居侍從也先匡格而後適間崇皇王而黜伯強而

君德壽出持文衡入典成均也進爾雅而退華繪惇儒碩而薄才智而士習壽陟貳銓宰則將大長厚而鄙浮競而官常壽晉居宗伯則惇和別宜伯仲夷夔而禮樂壽暨秉台衡則弘化論道調千古未還之元氣登之熙泰而

國運民命壽是翁之遐紀即千百甲子非翁之壽也論道昌明相業隆永斯文大開

皇運無疆翁之壽也翁之忠誠其願壽

國也甚于壽身况國壽與身壽並遠社稷蒼生不重有倚毗哉翁之壽甫一甲子而海宇祝頌之聲驩若



雷動民有所欲天必從之矣其觀風南國采民風而  
陳之而民之頌翁祝翁者敢并采之以獻諸壽筵  
頌曰於維相君斯文宗主道接孔孟業掩申甫以儒  
道相登三咸五民之欣欣式歌且舞祝曰聖賢之生  
一元參伍祿位名壽天之純嘏日月之升晨晷未午  
黃閣千年清風萬古

賀鴻臚卿方麓王公六表序

方麓公之辭卿而還里中也越三載始耆即耆而玄  
鬢渥顏不減少日鸞停鶴立僊僊乎若冲舉而九霄  
也健矣杜門著書盈篋中對客談時事纒纒尊俎間

且折衝千里也神王矣豈公雅能脫離塵海如蟬之  
脫吟清颺而歛膏露矚然不滓故能健且王乃爾耶  
不佞猶憶爲郎時與公同朝是時炎門熾天請謁如  
市公獨僦舍城陰散衙就舍杜門讀書懷中刺字滅  
不知所投時接公眉宇隱隱若烟霧起未幾竟拂衣  
歸及不佞解郡歸而公復徵爲尚璽大夫尋陟寺卿  
通顯矣予采真雨花牛首而公携尊訪予郭南僧舍  
則見公眉宇間復隱隱烟霞起再越歲而公又拂衣  
歸公蓋古之介士也雅潔晶瑩之節可度世可駐衰  
而不可緇磷即維車服牽纓冕而其中之蟬脫而風



唼露咽猶然故吾也是以青鬢渥頰踰艾登耆流光  
代謝而心遠神王亦猶然故吾也昔胡質父子世持  
清操上動天子之問前史稱艷之公之先大夫遲菴  
先生清風遠操標映朝野而公又世濟其美源潔而  
流益澄瑩所從來遠矣古稱貞人入水不濡入火不  
化神定而操持勁也公持世節以游人間敷歷清顯  
不知爲通歸卧里社不知爲高甫冠登第不知爲蚤  
耆艾優游不知爲晚中定而適乘者不能入且不能  
撼也昨冬晏辱公念犬馬之齒拜贈言之重道襟期  
叙姻婭故情藹藹且引白傳司馬公洛中耆社以寓

接引之意不佞何敢附公臭味願兩疏乞歸出處之  
迹稍堪望公後塵乃公髮玄而予則蕭然白矣公頰  
渥丹而予則稿然衰且瘁矣駐顏却老公能以勁節  
奪造化而予則不免頰委豈出處之跡與中之所操  
持未能合併也抑仙凡骨相司命宰之而衰榮任其  
所乘耶昔謝監願入遠公之社公逆其未能遺世却  
之今辱公接引公或有以許我矣公持堅白駐顏却  
老揖群仙開長生之宴且百度未已敢不儼然登堂  
再拜申南山之祝

賀李隣泉封君六十序



予自登朝初以同里故識隣泉君燕市中先是弘治間倣漢家徙郡邑豪實諸陵故事隣泉先大人自予里徙燕家焉已而生隣泉君於燕遂爲燕人隣泉君雖燕人然待故里人顧反厚有從故里來者人人以隣泉君親已相善也數相過從每相對道里中事問里中江山何狀禮樂衣冠文采風流何如京華中間閭間少年多任俠自喜呼鷹走馬探丸結客不治家人產業隣泉君視諸少年所爲薄不爲也折節學書書即工已而遭家中落棄舊學操計然任公之策治賈人事家復大起予于是時已識君沉光抱竒隱賈

人中非庸人也時諸郎君尚幼業已稍稍露頭角矣及予更歷中外再見君而君視故所操任公計然事則又薄不屑爲買學士家言授諸郎君讀諸郎君受父書能讀伯子第進士累官訥言而仲子亦繼起列位鴻臚負君以訥言貴兩拜

封命通顯矣出則乘安車行都城中揖讓縉紳先生間衣冠甚偉入則時時召賓客高會客多賢豪長者鳴琴彈棋呼盧舉白極懽而罷退則坐燕寢中含飴弄孫諸孫牽衣婆娑舞相樂也頃厭城郭風塵治別業城南偃息其中佳木翳簷幽花被徑鈎簾燕坐道



書在几嗒焉遺世眉宇間數烟霧起予私心竊高之  
 嘗聞之惟至人能遺境以游情常人之情待境而適  
 境不能兩值則情不能兩適士大夫榮通籍之貴者  
 拖珠鳴玉持梁刺肥境至豪華也然情倦意移則思  
 青山白水之徜徉茂林脩竹之偃仰不能無欣艷焉  
 山澤之臞采山釣水餐霞怡雲起居無時惟適之安  
 耳目肺腸悉為已有境至怡曠也然棲羽槍枋仰視  
 天池之扶搏不能無枯槁憔悴之悲殊境拘碍若籛  
 籛之美俯戚施之美羨仰交戰于中不能自遂日見其  
 不足而已今君佳境兩適俯仰自由條焉分庭貴游

而偕通籍之榮條焉林卧遺世而為山澤之臞樂常  
 有餘而中無不足樂莫適于享其所有餘而勞莫瘁  
 于強其所不足李伯陽曰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蓋言  
 強其所不足者多自敝也今君佳境情洽神暢氣和  
 不跂而立其立可久不跨而行其行可遠啓長生之  
 途而優入壽域于茲焉在世稱伯陽氏得長生久視  
 玄境由不跂不跨之言類推之大較可知也君豈其  
 苗裔耶何其事之偶相類也里有耆舊鄉大夫過其  
 廬則式有家慶則相賀隣泉君所謂里之耆德非耶  
 今年春秋六十訥言輩服錦衣登堂拜家慶同里士



大夫游燕者謁予言奉賀且祝予乃述君情境所宜  
壽者偕諸君往壽之并述君家伯陽遺言以致祝辭

壽荆水南七十序

萬曆戊寅春二月某日比部大夫水南翁壽七十翁  
之子壻王伯子謁予文往壽之予因憶昔訪姻問舊  
登翁之堂見翁頰面方頤鸞停鶴立翩翩然若冲舉  
者諸郎君娟秀文采奕奕標起翁方延文苑家與之  
講業唵誦比屋里中隱隱起文獻聲已而翁之仲子  
考功君繼諸父起高第官比部而翁因封比部大夫  
鳳書頌

恩鵬袍團錦榮顯矣年登七袞頰面方頤鸞停鶴立  
視昔尤更伉健蓋學養生家而有得者與養生家言  
有曰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  
悴于外猶君昏于上而國亂于下也故養生在神適  
適必待境而境不兩適今夫縉紳先生起家通籍乘  
堅策肥珮玉紆朱賓客填溢門若田竇境適矣乃簿  
書期會勞其形行率止柅拂其衷毀譽升沉危其慮  
則思一丘一壑以濯煩囂故逃祿者鑿坯辭榮者焚  
魚一適則一遺境不兩值也山澤之臞抱琴行唵采  
山釣水耳目肺腸悉爲已有境適矣乃枋榆之棲羽



不能不企羨天池之扶搏則北山之移終南之徑緇  
染不免焉殊境異域彼此拘碍若籊條之羨俯戚施  
之美仰交戰于中而不能適故境難若翁所履之境  
則兩適矣今翁不離茂林之下出則乘安車衣錦衣  
自郡邑大夫以上分庭抗禮議時政得失談閭里疾  
苦從吏當塗罷行之俾里人陰被其膏潤入則課農  
圃娛釣弋訪佳山水時時召賓客高會說平生話桑  
麻含飴弄孫相樂也時或就養考功官次程不信宿  
錦衣侍膳綺饌列鼎問考功君所進退賢不肖爲誰  
能當

聖天子任屬否能不負所學否舊都江山足饜游眺  
興酣東歸偃仰林壑嗒焉遺世不鑿坏而隱不焚魚  
而逸不離北山而仕不假終南而遺境蓋兩適也田  
開之云善養生者如牧羊然視其後者鞭之翁已兩  
適則無所後而不假于鞭者也得養生之境非耶年  
登七十仙仙乎若持挾姑射之神人而與之接袂蓋  
所履之境適而其神全也神全則能游神域外而遺  
境以爲適遺境則泊視穠郁樸視紛麗其來不却而  
情無所待其往不留而意無所著故曰忘歡而後樂  
足樂足而後身存蓋遺境也故知翁之壽因境而壽



之求因遺境翁試驗之信能儵然域外而境無所係乎則壽考自茲遠矣

賀郡侯鍾西星壽序

萬曆戊寅之夏我郡侯西星公由司空尚書大夫奉簡命佩二千石章綬來守吾郡垂及一朞而政成教立湛息四洽聲奕奕起矣已卯夏四月某日爲公初度辰郡大夫栢亭毛公輦登堂上壽維時緒風清和江山韶麗

空青漂碧撲尊俎間

毛公酌

而祝曰維茲郡越在江介爲江右重地維予職司飭戎膺保障之寄而萑苻螫竊出沒烟濤以窺伺鎖鑰

自公戾止俎豆經畧折衝足寒郡不逞之魄江澄海晏萬室安堵我公實江左長城也予蓋有憑焉願公福祿壽考永奠

之邦則幸甚張公酌而祝曰維

群爲財賦重地維予在事督賦邇因漕梗賦必先期以便漕我惠孚而期會信不煩追呼諸縣奉檄逋者輸輸者時先期而郡儲亦實予不忝厥職公之賜也楊公又酌而祝曰予郡之水曹也郡以一衣帶之水爲漕河咽喉歲晏漕多淹溢又諸縣畝澮如織灌輸倚以爲命惟公石畫定于上予受策胼胝上下便之公之懿政如川之方至更僕未易數而予所藉以勤



事德公多矣吳公則又酌而祝曰公昔起家第進士出理三輔劇郡以文詒著聲今柄郡政坐堂之上訊鞠迎刃公持其綱予理其紀境無寃民恃公之神明也周書曰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請以是爲公祝諸大夫之祝公備矣予郡人也沐公濺澤百于諸公頌公之德若繪天地祝公之壽若摹海岳何能贊一辭雖然名公鉅卿之生必乘文明之運函靈淑之氣其生也有所自其出也有所爲我公嶽降在嘉靖中興之時昌熾之運適遭其盛而初度之辰又當首夏愚聞之董生云陽常居大夏而以生

育長養爲事六陽之位乾德之亨亨者嘉會也亨嘉之氣盎然溢于宇內無論萬彙熙皞即一卉一株亦含滋向榮色澤沃若芳郁襲人乘陽德而函亨嘉之氣也公之誕辰乘亨嘉之陽德以文明天下亨嘉蒼生也天之所授也且也公攜李產也攜李數勝負五湖襟巨海三吳清淑秀傑之氣蜿蟺磅礴而東走于茲焉鍾崇大雅登危科以文采勲望照海宇者當三吳十五無論往代如襄毅項公莊簡鄭公太保吳公咸以偉望崇功後先輝語云地靈人傑于茲獨也玄圃之玉價必連城攜李玄圃也公產玄圃祿位名壽



繼三公以重連城予已逆覩之矣然公之勲秩壽考  
天之所生地之所鍾以福我蒼生也雖欲申一言之  
祝則消塵何裨于海岳

壽謝虬峯太夫人序

昔吳之良冶鑄劔成利極吹毛後藏豫章間光燁  
燁上薄星漢張華雷煥望氣識神物藏伏所發而拂  
拭之虹彩歛起霜鏗凜凜照人夫吳冶鑄之華煥氏  
鑿採之神物遂爲天下用不沒沒焉非良冶不能鑄  
神物即良冶有神物非華煥莫覘也冶氏與華煥亦  
交相成哉虬峯君豫章間才子也懷利器謁春官部

春官部校文有曹太史先生者識君文章光燁燁照  
人曰此豫章劔氣也而取焉予與虬峯同爲先生門  
下士先生每見每噐之曰謝子才他日斷割天下大  
事解根節之盤錯如破竹者必謝子也予輩因先生  
言益重虬峯君君又與予同舍又同觀御史臺政每  
慷慨論天下事實髀竅理可揮霍斷割予輩亦曰虬  
峰君才君之曾大父文莊公爲  
先朝名狀元聲華在

國史勲烈在海宇道術文章在家學自文莊公後謝  
氏世爲豫章文獻家太夫人能以文莊公家學教虬



峰君學學成而才益標起豫章間人咸曰文莊公有孫太夫人有子暨入太史先生毅人又曰先生有高第弟子吳冶之爐不鑄黃白華煥之目不銛鉛刀太夫人以文莊公家學鑄利器以待太史先生之擇先生擇才才虬峰之利器以顯太夫人之教治氏與華煥交相成者客曰虬峰信于將才也操之劘玄犀載高羽或鳴之以馳伊吾之北宜矣今用以令一邑果百里之才乎曰

聖天子重吏治擇良吏吏郡邑衽席黔首平湖又海濱巖邑非懷利器往不拆必缺天官部識虬峰而重委付焉是亦華煥識豫章劍氣也虬峰懷利器適茲土操發矧新及外寒潢池之魄而內以濡沫其赤子光燁燁照臺省上臺省之甄材者又以華煥具眼識君而柄任焉若虬峰者莊周氏所謂天子劍非耶予于是益信大治氏之功君之行也衣錦衣迎太夫人祿養因叙太夫人治鑄之功爲壽

贈葛公八十壽序

葛仲子過予湖上草堂稱其族父葛公義甚高問其年則又最高蓋八十春秋矣氣完神王仙仙乎若冲舉霞表與浮丘洪崖輩結袂而遊無窮也予雅



聞公名今又聞公之壽而康也心艷之蓋古之列仙者流與非耶公登嘉靖甲辰進士宰巖邑茂異聲奕奕照江左行且右陟尋倦遊拂衣歸高卧東山餘四十年青壁丹崖隱起烟霧中世人可望而不可即知公者謂之負經濟之才而未盡用其才真氣嗇而不費畜而常溢壽而康乃爾耶抑造化畀與不能兩盈薄榮華故豐壽考酌彼益此晚福隆長耶是皆知公之粗者予聞古者通才可顯可晦可凡可仙可涉世亦可遺世而卒不可籠係倏焉舒其華于一第一命以徼福蒼生倏焉藏其真于一丘一壑而蟬蛻塵滓

卷舒闔闢翩翩乎翔于千仞之上而中無所著無著故無係累無係累故無不足而萬境皆適適故氣舒神王而壽考無疆蓋龍德而神者也龍之爲物也能田能淵能乘雲氣窮乎玄間而復能潛且蟄神而無方也公其猶龍乎顯晦仙凡涉世遺世通爲一境而無方龍德而神者也方公之第而仕也已洒然埃壒之外毀譽得失不能搖其中而定其歸卧東山也不知昔之所服何官今之所居何地廟堂山林不知其境之異同此足以見公之大而無方之神猶龍也八垓之廣挾以扶搖華胥之勝宅以寢息日月之華挹



以吞吐沆瀣之情酌以酣潤真氣完而神王且壽矣  
公家稚川辭常侍而邑宰辭邑宰而羅浮高風瑩節  
照映千載史氏贊其棲真事外全生之道最優公蓋  
得家法之淵源而頡頏偃息先後一揆也第公之所  
宰邑不若勾瀾之有丹砂東山之勝不審視羅浮何  
似會稽故多佳山水襟江帶海東走赤城赤城仙人  
或徃來徜徉其間公倘有所遇乎則稚川之羅浮在  
公几席間所著丹書仙傳必有與抱朴子內外篇相  
羽翼者則公之完仙骨以求仙齡也即公家篋司中  
舊物耳他日東望紫氣起會稽東山知羣仙觴公于  
山中結烟霞社也乃予益心艷之矣

贈宋奇峯六十序

予不識奇峯宋君未之面也君客予邑主予舅氏家  
垂數十年時予方遠遊尋

上書乞歸卧湖上草堂却掃杜門而君亦老而歸歛  
竟未之面也今年登六袞而即君太學生某歸歛上  
壽介予外弟謁予文徃壽之曰奇峯起歛中少即以  
才豪于歛嘗習儒歛之俗右賈而左儒竟逃儒而賈  
起高資質子錢收什一之息中年而病病間讀岐伯  
氏書稍稍聞秦越人遺術而用其術已病病已入資



拜太醫院掾竒峰則偉衣冠揖讓縉紳先生間爲卿大夫矣已又緣其少所習儒教諸子儒已而諸子竟儒伯季聯翩游太學而仲補邑文學咸彬彬有文而君喜其少所習儒竟傳也益愉快耆而益神王仙仙乎行且拍肩洪崖浮丘而長生也予聞外弟談宋君平生而得養生之指云養生家曰神不擾則丹結蓋山澤之臞絕遠人羣揮扇緇垢屏去囂紛寤養而玄居恬熙自娛真精獨完也宋君持籌幄中營三五商低昂計盈縮以役其神神擾而丹奚由結頽年耆而神益王與養生家不相券合何也蓋神非以玄寂爲

不擾而以當幾爲不擾神用而當幾則迎幾而解廓然無礙洒然無著無礙則無欣無戚無著則無緇無白而神愈悠閑境愈熙適緣是以遠浮返真而成丹浮丘洪崖不習于此矣漆園論養生借喻庖丁解牛其說甚辨庖丁歲不更刀踰十九年而及若新發于硎其鋒久而銛銳完好非匣而藏之也日搏擊宰割也當踟躕四顧以神迎幾目中已無全牛髓髀之間無非竅理左揮右霍游及恢恢意閑手愜迄無悶礙而神益悠裕不擾養生之玄境也善養生者在養神善養神者在善用神善用神者在善迎幾迎幾以用



神用之以不用也用之以不用則意暢境適視天下之事無一礙突無一拘著塵空潔于泉石市朝清于岩穴呼籌幄筭寐于禪窟通萬境爲一途藐千齡爲晨夕而長生莫遂于此矣宋君抱庖丁之才而神解萬事用孔氏之學而儒其子用陶朱之策而素封其家用岐伯之術而貴其身是能迎幾用神而恢恢游及者也其耆而康也歲不更刀也行且見君神王丹結登上壽踰期頤而再拭發硯之刃

賀御史鄒蘭谷太夫人六十序 代作

御史大夫蘭谷鄒君奉

召歸院便道朝其太夫人于時太夫人春秋六十矣大夫駐節鉞于門登堂上壽而客有謁予文爲太夫人壽者大夫自爲卽時與予善故予雅知大夫亦因以知太夫人若太夫人者無論其孀節閭教之粹潔其卓識遠見蓋有出于偉丈夫之上者語曰作善者壽昌使斯言而信太夫人顧不千歲哉太夫人之孀也蓋未及中年云今夫孀媪之愛其子也百倍于恒蓋失其所天以子爲命卽疾痛勞苦之微必撫摩愛護置之于安設履險蹈危以冒不測則呼號抱持痛沮而力挽之必脫于險乃止恒情大抵然也夫人當



先大夫之捐館也愛其子豈異于恒情及大夫爲御史時權貴人潛竊威福之柄摧折士大夫之氣而牢籠之即有豪傑之士奮不顧身稍加詆斥晨詆而夕弇之矣昔人所謂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非斯時也哉方大夫封事之入也不及于難者其間不能以髮人人危之矣自恒情處此毋必曰吾夫亡吾子不可以許人子必曰吾母在吾身不可以許人使人人而皆若是也社稷事竟誰賴哉太夫人能忍其所愛而許國以子大夫能忍其所私而許國以身均有見于其大耳及其手拂霍翳澄霽日月中

興之業粲然復新一時頌德者咸謂汾陽臨淮摧陷廓清以佐中興古今之偉績也然滋蔓之寇猶在四方力猶可施乃其憑依城社根盤屈據爲腹心元氣之係牢不可犯者此其艱難險巇不百倍于尋常哉是大夫之功有出于汾陽臨淮之上矣太夫人卓識遠見乃至于是用是能忍其所愛耳至今享太平之樂德夫人之恩者自士君子以至于里監田傭咸願肖大夫之像而俎豆之頌且祝之矣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德雨澤者德其所自知山川之功祝大夫者祝其所自知太夫人之壽



壽彭鑑塘八十序

予不識彭君何如人未之面也君之妯氏楊太僕周文學與予善爲予言君之義甚高至言所享年則又高蓋八十甲子矣君家近市不市人游也里有繆南村先生者厓壁清峻人莫敢望獨喜與君游君亦喜與先生游平居花木一區棋一局客到把酒看花拭枰對奕欣然忘世與之言仕進則曰業已屬兒輩矣人有以急抵君者必厭其意以去邑大夫以鄉飲賓君君不往若君者蟬蛻乎聲利之途徜徉乎埃垢之表矚然不滓者也聲利埃垢之障洒然懸解則榮辱

不能搖其神嗜欲不能侵其性名位不能勞其形信哉君之壽而康也乃其所自爲也昔嵇中散著養生論云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言能養也至唐子西作古硯銘以喻養生則曰硯之壽以世計硯靜者也靜者壽言貴息也予深有味乎兩人之言三復誦之持爲養生真詮而客有難予者曰壽貴能養乎世有濡首酒色奔走貨利而黃髮渥頰者有屏嗜欲薄滋味熊經禽戲以求長年而年反不逮何也壽貴能息乎尚父耆矣奮鷹揚之勲而壽益遐頰子不見諸侯樂道陋巷而卒



莫能期頤則又何也是不然天地不齊之氣流行傳化而人各以不齊之量受之厚者薄者實者虛者相去不啻什之與百譬之陶魏之富日揮千金雖終歸于盡猶可以供數十稔之費窶人之家苦事節縮以給衣食猶慄慄不能卒歲也犀兕之革紉以爲甲日被之以當利鏃未易穿裂衣魯縞而行枳棘中不數步敝矣虛且薄者不養不息焉是窶人而侈陶魏之費魯縞而當利鏃之衝也能養能息焉雖窶人無枵腹之慮魯縞而什襲于笥中也彭君之稟受其爲陶魏乎爲窶人乎爲魯縞乎爲犀兕之革乎予未之知

也然觀其壽而不衰也是陶魏而事節縮犀兕之革藏之笥而什襲者也予又聞商之賢大夫彭祖最壽君豈其苗裔耶何其壽而康也君或抱長生異術非世人所聞則予之所云能養能息猶未足以窺君之一斑也予頃緣病不勝官上書乞歸思逐山澤之臞采芝木談參同以却病祈年今聞君之長生也心竊向慕之願接杖屨望見頰色君儻以予爲可言乎幸教之一言

壽孫母虞孺人七十序

孺人曲水君之室予外舅石湖翁季妹予小子之妻



之姑也歲癸亥之十月壽七十外舅率其子若姪往觴之而命予致辭于壽筵往予謁外舅時會孺人歸寧因得謁孺人于中閣孺人不作世俗兒女子語所語有士人風異焉已而見曲水君長身玉立任俠自喜意豁如也家所蓄古圖書甚富雅喜與賢豪長者游一時賢豪長者多君意氣亦喜與君游詩云知子之好之雜珮以報之以雜珮之義從史于中者孺人賢也及曲水君棄賓客孺人收君所蓄圖書授諸卽君讀諸卽君受父書能讀學成而才有聲士君子之林則以孺人之母儀賢也孺人之先大夫逋菴公高

風竒節嶽嶽標起而予外舅輩俱能以文采行誼世其家聲家之賢聲流洽閨闈孺人之婦德母儀足賢者孺人之父兄賢也昔范曄傳曹大家事天子令其校書東觀至使學士大夫伏閣受書其事甚偉所著女誡七篇東征一賦母儀婦德甚具本所自来則班叔皮父子繼起爲東京巨儒文章地望光照史冊大家素所閑習蓋有得于父兄家學云今孺人之賢淑視大家不知何似其有父兄風則庶幾焉夫玄圃所產玉其貴連城琢爲圭瓚携登清廟卽離去故璞久而竒姿瑩采炯炯照人惟所產之地異而其賢殊也



天地秀異之氣流形傳化鍾爲賢淑則所在護持俾其久而不散孺人之真淑固秀異所鍾也百福護持遐享上壽宜矣猶彼玄圃之玉爲清廟圭瓚而國家世守承爲宗器即金銷石毀而王之什襲珍藏猶之在璞時也此理之常無足異者外舅領予言命書之壽孺人于忘憂堂中

壽胡毋吳太孺人八十序

胡毋吳太孺人予不識其何如人也母有仲子官中書予蓋自中書識中書君云中書君從子太學生客齊予如齊中又自齊中識太學生生揖予曰吾父泉

山君古孝廉也往官嶺南去吾祖母遠不勝烏鳥私情上狀天官部乞身歸天官部可其狀歸歸而驩太孺人忘憂堂中綵衣翩躚相樂也已而太孺人顧吾仲父竹山君曰憲吾甚安汝兄養汝無以吾養淹汝汝第往取一命以大汝門吾志也汝無以吾養故乃傷吾志汝第往于是竹山君奉太孺人之命往起家中書爲鳳池供奉官太孺人聞之色喜曰衣綵在堂衣錦在朝吾有子矣夫孝廉君能養母以寬中書君內顧之情乃中書君始能安其官以養母之志蓋伯仲交相藉以驩母也予獲知母又獲知中書君伯仲



能以忠孝驩母蓋聞之胡生云即如生言若母者世所謂神仙者非耶世稱最壽者必首神仙蓋仙人好樓居飛樓縹緲綺雲擁之下有琪花瑤草叢繞之香風氤氳氤氳襲人與塵界夔隔仙人居焉不則乘鶴車御風一瞬八表流覽無何有之鄉朝茹赤城之霞而暮觴緋桃于西池之上翩翩然甚適也唯適也故壽若母者殆近之矣近之矣孝廉君輩為曲房靚閣居毋百凡塵界中事一不以關毋即仙人樓居又何以稱焉母有子若孫皆才于是有官近侍者待次清階者補弟子員膠庠中者自膠庠升辟雍者麟驤驥馳皆千里才也才子孫能千里而母之驩顧不千里與即流覽八表不憚于此矣晨甘夕旨市脆擊鮮孝廉輩又以茹霞觴桃之樂樂母也若母者豈非神仙人哉予又聞仙之上藥有玄霜絳雪茹之則精凝而壽遐然精凝不如神適母之神適矣壽顧不千歲哉八袞又奚足云壽

王太夫人六袞壽言

萬曆甲申冲宇使君奉使塞上使事既竣衣錦衣歸朝其母太夫人于堂時太夫人春秋一甲子矣十月某日其壽晨也使君則又衣錦衣拜太夫人于堂稱



觴上壽申無疆之祝夫人之甥段生弘璧謁壽言于予予曰夫人何爲生日母實賢母丹陽葛公女也家故素封母視素封無如也斥紈綺不御比歸予舅氏舅氏當諸父群從鼎貴時以門地高里中母視門地豪華無如也舅氏雅負其才及見諸郎君又才往往對客目諸郎君曰是且第高第是且都貴官客目笑舅氏有譽兒癖乃母即知郎君才弗才也顧趣之學曰無負汝父之才汝也及使君魁禮部第進士高第回視舅氏所許可若持左券取償客方神舅氏之識而母顧曰是亦億中耳且趣仲季學如往日趣使君

學也母之賢淑更僕未易數其大都若是予曰是足以壽母矣昔敬姜不因文伯之貴而廢績貴而能降也德耀不因孟氏之紈綺而薄荆布富而能約也前史稱艷之即千載後其澄瑩餘輝猶英英照人也夫人不濡綺麗不矜豪華母儀閩則始伯仲敬姜德耀而與之掩映矣顧不賢淑哉蓋天地有盛氣人適乘之爲富貴壽考氣即盛顧忌多取養之以節約則愈益繁昌益絲邈譬之千金之家緘其帑庾不糜其盈溢而徐出其羨則可以長守富而永不爲窶人是能養其有也天地以盛氣福澤人而人能函其盛而不



致衰涸者恃能養也故曰能者養之以福今夫人服  
敬姜德耀之節約以養福福且無疆行且見即君官  
日崇祿日厚才名日起隆五鼎之養侈九命之錫介  
萬壽之頌不俟祝而可駢集也段生聞予言而頷之  
持以壽夫人于忘憂堂中

勅封黃太安人七十壽言

余祖母與黃大夫母同出王族大夫與余爲中表兄  
弟云大夫佩二千石章守瑞飭郡閣奉母氏王太安  
人就養于瑞越二年年七十月十九日寔誕辰也  
其侄王生伯相從瑞來携蘭陵爵金壽太安人于瑞

因乞壽言于余余問太安人萬福何似王生曰太安  
人居瑞意甚得大夫晨出而蒞政于堂退而朝太安  
人于閣太安人必問曰若治郡日行善政凡幾所郡  
邑人德若何事興利除害何狀屬吏循良幾人直指  
使者薦書幾上窮山幽谷咸被若惠澤否有遺庶否  
大夫條對一一當太安人意于是色喜曰若能徼福  
瑞人是能以祿養又能以善養也太安人既安大夫  
之養益愉快年益高神益王不衰也余聞王生言知  
大夫能壽母也太安人顧不千歲哉人情願貴其子  
者非徒覲封錫之榮侈祿餼之養以自腴也階命吏



之貴以策勛揚名不負所教也初大夫成進士官司徒郎報政考功考功上其績

天子下璽書封太安人安人翟冠綺帔輝映北堂崇顯矣太安人不侈其榮大夫拜郡橫金衣錦北面朝太安人太安人翟冠綺帔受大夫之朝若固之也不驕其貴顧獨勤勤于大夫之樹名奏績是太安人素所教子者大也嗣是政成望隆階愈崇福蒼生愈遐驩母愈益愉快矣昔人有勤于王事不遑將母以爲遺恨大夫有將母之孝又能因王事驩母以成其孝仕不違親忠以成孝大夫所以壽母者大也遂書之

以貽王生壽太安人于郡閣

### 壽雙溪呂君八十序

茂城里諸王予祖母家也予歲時謁祖妣如茂城里里之西水上白屋脩然門徑幽野問之知爲雙溪呂君家君之子某少業儒補博士弟子久之念親老因爲諸生不能代親治家人產業棄之走

京師輸財助邊例補儒官時予官尚書部相會長安官舍又知雙溪君有子云今年冬予表弟王君某過予謁予文壽君曰雙溪君吾外翁也春秋八十高矣少居龍湖泚水之間因自號曰雙溪居士他無可述



者近水田一區率家人力耕足供伏臘有書教子讀  
補諸生已循例入貲補儒官以耕讀持門戶稱清白  
家予之先大夫以耆德爲縣官所重賓爲大賓吾外  
翁與焉蓋長者也今年仲冬下澣爲八十初度辰新  
秫登場春秫釀酒溪上故饒魚鰕又雞豚初肥市鮮  
擊肥堂布壽筵召賓客親知稱觴于堂願乞一言爲  
重予時屏居養病謝絕應酬文字久矣以表弟情不  
能却又雅知呂君賢不可却也聊書一言致之曰君  
家尚父起渭水登後車年亦八十矣鷹揚商郊定鼎  
郊廓何壯也君豈其苗裔耶即名位勲德不相若其  
壽而康何相若也嘗聞之天嗇其名位者必豐其壽  
今君之名位勲德雖不敢望尚父庸知壽之遐永不  
過之耶請俟他日以驗吾言

菊軒居士大耋壽言

居士家吳門吳之俗文居士顧愿慤少文一切纖華  
輕艷吳人所習者薄不爲也與人交坦無他腸雅好  
善聞一善嘖嘖稱賞曰佳人佳人聞一不善掩耳欲  
走曰柰何所爲若是吳人多清臞蕭洒居士獨豐頤  
厚背舉止端重動循矩矱有齊魯風吳諸豪挾之游  
少年場中毬鞠蒲博亦嘗一爲之然非其好也尋謝



去杜門却掃開徑種菊食三閭之落英挹柴桑之佳  
色寒香冷艷芬郁几案間榜其軒曰菊軒人遂稱爲  
菊軒居士云居士風槩既不類吳人又雅不喜吳中  
織華輕艷中歲拂衣辭諸少年所嘗往來者依其姻  
徙居平陵竹屋一區流水繞扉塵境四隔蕭然有世  
外風韻已而以仲女室予則又樂予里中風土買宅  
買鄰老馬課僮耕牧含飴弄孫晨起盥洗焚香誦經  
齋祓端虔如對世尊暇則擊節高歌倚筇長嘯時人  
莫識也舊里三徑即荒蕪不治而寒香冷艷猶依依  
夢寐中云昔人云菊花之隱逸者也居士好菊而以

菊榜其軒始隱逸者流與予嘗讀古隱逸傳其人往  
往薄榮利耽閑寂沉冥林壑去人境惟恐不遠逍遙  
塵外爲山澤之臞惟山澤之臞最壽蓋其外不眩于  
紛華中不搖于喧濁常靜常玄呼吸烟霞厭飫芝朮  
與列仙拍肩挾袂游無何有之鄉故嵇叔夜謂其導  
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惟山澤  
之臞能超然獨詣耳居士厭薄吳俗三徙其居漸遠  
人境殆所謂山澤之臞非耶今登大塋而豐頤厚背  
不減少日強步善飯晚益神王殆猶菊之寒香冷艷  
芬茂晏景回視艷陽桃李不足以當一顧居士既似







